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type="checkbox"/>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白腳，墓仔埔，甜根子草</p>
<p>在上高中之前，每天我都會騎腳踏車去阿嬤家吃晚飯，去阿嬤家的路上有一片長滿甜根子草的墓仔埔，墓仔埔裡住了一隻白腳黑狗，沒有人知道牠是打哪來的，人經過時牠不叫，也不乞食，只是盯著人走過，通體漆黑如夜的身體，炯炯有神的一對棕眼，四腿矯健有力，叫聲威武響亮，多好的一條狗啊！</p> <p>偏偏生了兩對白腳掌。</p> <p>「那是白腳蹄，不要餵，會倒楣。」阿嬤跟我說，句句嚴厲，字字警惕。</p> <p>從來沒看過有人去餵那隻狗，大概跟我一樣，被家裡的長輩揪住耳朵，耳提面命：會倒楣、會敗家，不准餵，聽到沒有！</p> <p>一隻白腳蹄已討人嫌，又住在墓仔埔，哎！嚇人。</p> <p>本就是一隻吸人眼球的大狗，如今加上長輩嚴聲厲色的警告，更顯牠的與眾不同與神秘，每次騎車經過時，總不免刻意放慢踏板，企圖多看兩眼，但可不是每一次都能有幸被接見，有時難免不見狗影，只有一片長滿甜根子草的墓仔埔，風一吹過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，甜根子草在墓上、墓邊搖啊搖，沙沙作響，即使是大白天，也令人通體發寒，實在不敢久待。但大多數的時間，牠會趴在一座雜草叢生的大墓前面，一動也不動，表情嚴肅，猶如阿奴比斯神，不怒而威；沾過牛奶似的兩隻前爪優雅的交疊著，不知道是不是偶然，每次都是右上左下。</p> <p>我仍記得那天是連假補課，中午就放人，我騎著那台破破的、會發出吱呀怪聲的腳踏車，慢慢地在鄉間小路上晃蕩，懶散的品味中秋的正午豔陽，路越來越小，甜根子草越來越多，我知道，那片住著白腳蹄的墓仔埔，近了。</p> <p>我放慢了車速，掌心因緊張又期待的心情而微微發汗，不知道今天白腳蹄在不在？</p> <p>一片白茫茫的甜根子草發出沙沙聲，白腳蹄不在，以往駐守的大墓後露出了一截褪色的紅色短繩，像是在向我發出邀請。</p> <p>彷彿鬼迷心竅，我停下車，背著沉甸甸的單肩書包走下田埂，跳過散發著陳舊氣味的灌溉溝渠，徘徊在墓仔埔的邊緣，抬頭看了看正午的太陽，我又壯起膽子繞向大墓後方走，視線順著紅繩往上游走，原來是一條斷掉的狗項圈，項圈的後方是一圈被壓扁的雜草，還有一些物品散落在附近，眯起眼仔細一看，都是些犬類會喜歡的物品，有破布、髒網球，以及連蒼蠅都不屑光顧的雞脖子……。</p> <p>現在仔細回想，那時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膽，或許是因為仍在慘綠時期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自己的好奇心沒得到滿足。</p> <p>我走向前，腰一彎，用兩指拎起那條項圈，項圈上還殘留著過去掛狗牌的鐵扣，曾經亮晃晃的金屬鏽蝕得徹底，當然，狗牌早已不知去向。</p> <p>身旁的大墓還很新，碑上的字依然乾淨而清晰可見，只有兩旁白色鳳凰浮雕的下緣微微滲著土黃，一大叢甜根子草狂妄的長在墓上，順著風悠哉的晃啊晃。</p>	

這狗也是會挑，挑了個墓仔埔裡最新的墓，我想。

我低頭擺弄著那些物品，內心突然被一股複雜的情緒填滿，正想當一回憂鬱青年，卻聽到似乎有龐然大物朝我奔來，僅是分開雜草，而非拔山倒樹而來，卻足以讓我嚇破膽。

白腳蹄回來了！牠四腳岔開，黝黑健壯的身體壓低，像支箭似的蓄勢待發，從喉嚨裡發出如滾雷般的低吼，讓我想落荒而逃，我是該逃，然而雙腿不聽使喚，不爭氣、不爭氣！我唾棄著自己，連滾帶爬的往後退，白腳蹄撲了過來，扯住我的褲管，我又哭又叫的舉起書包想打牠，強迫自己勇敢那麼一秒，白腳蹄退開了，不再靠近我，僅站在牠的窩旁瞪著我，喉嚨裡發出警告的嗚嗚聲。

我跳過水溝，爬上田埂，不敢回頭再看，想全力奔跑，卻要努力克制住，生怕白腳蹄把我當成獵物，再次追擊上來。

那次的經驗確實讓我印象深刻，再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，從那時起，我會故意繞遠路，繞開那片墓仔埔，越過那片看似悠哉的甜根子草，還有住在裡面的白腳蹄。

日子一天天的過，課業一天天的加重，白腳蹄和牠守護著的大墓也在記憶中慢慢褪去，等到我回過神來，甜根子草早已開了一次又一次，我牽著腳踏車，胸口別著畢業典禮的胸花，重新走入那條記憶中的小路，小路又變的更破舊了一點，又白又軟的甜根子花在兩側搖擺，像浪潮，像時間，像夢，像昨夜夢到的雲海，我知道白腳蹄還住在這裡，吃飯時仍能聽見阿嬤偶爾談論起牠。

看，牠不就在那兒嗎？

只見白腳蹄乖巧的蹲坐在墓邊，看著一個中年男人獨自勤奮的拔著墓邊的甜根子草，牠的舌頭露在外邊，嘿嘿嘿的喘著氣，嘴角像人類微笑般的上揚，看起來比誰都快樂，牠的眼中正散著光芒，那些光比夏日正午的豔陽還燦爛，大墓前的石頭花瓶插上了幾支鮮花，香爐裡也燃起了三炷香，半透明的煙霧裊裊上升，在日光的縫隙間慢慢褪去，現在，這座大墓不只是整片墓仔埔裡最新的，也是最氣派乾淨的了。

白腳蹄的跟前，也擺了兩隻嶄新的不鏽鋼碗，男人拔完了草，從背包裡掏出水 and 狗罐頭，他把罐頭給了白腳蹄，往嘴裡灌了幾口水後，沉思了片刻，又把剩下的水全倒進白腳蹄的碗裡。

那大概是我看過白腳蹄吃過最好的一餐了，我站在遠處，從甜根子草的間隙中窺視著他們，很想過去問男人，他能不能把白腳蹄帶回家？

白腳蹄留在墓仔埔，只能睡乾草叢，吃食之無味的雞脖子，喝水溝的髒水，被國中生欺負，長輩看了都走避，因為牠有兩隻白腳。

但還沒等我的勇氣跟上念頭，男人就站了起來，拍了拍白腳蹄的頭，背起背包，跨過水溝，爬上田埂，走了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卻帶走了白腳蹄曾經享受過的生活氣息。

白腳蹄坐在原地，慢慢地搖了搖尾巴，好像不在意，又或許早已習慣，我呼出憋著的那口氣，踢起腳踏車的支架，跨上車，氣勢不輸關羽蹬上赤兔馬，大腿前側的肌肉微微發力，腳踏車動了起來，在風裡發出吱呀聲，心中的那股悸動與情感正不斷膨脹著，從左胸膛開始蔓延，填滿了整個胸腔，在我幾乎能追上風時，放肆地湧上了喉頭，把我的鼻子頂

得發酸，我想著那些被拔掉的甜根子草，墓前的鮮花，還有乖巧的白腳蹄。

畢業之後，緊接著的就是等待放榜與漫長的假期，嚮往憂鬱淒美的慘綠少年們依然未能解脫，眼巴巴的盼著何時能知道新學校。每隔兩天，我就會帶著最便宜的狗罐頭去找白腳蹄，我很膽小，只敢正中午去餵，我怕遇到鬼，更怕被阿嬤發現我來餵白腳黑狗，所以每次都要貓著腰，讓高大的甜根子草掩護我。

只要聽到開罐頭的聲音，牠就會安靜又迅速地出現，然後站在大墓旁，盯著我一舉一動，當我準備就緒，向後退開，牠便上前快速的吃完，我們就像一對有默契的舞伴，我進牠退，牠進我退，牠總是安靜地來，又安靜地走，就像墓仔埔裡的一道影子。

阿嬤繪聲繪影的那些恐怖傳說，早已被我拋在腦後，因為自私，因為不懂事，因為第一次感受到的心軟，因為不請自來的愧疚。

對著喜歡的零食嘆了口自以為老成的氣，捏了捏口袋裡的銅板，盡量瀟灑地離開便利商店，我努力的存著零用錢，想要在上高中之前，讓白腳蹄吃一次好一點的罐頭。

然而造化弄人，只能哀嘆緣分薄淺，似流水雲煙，我還沒等到分發通知，也還沒存夠錢，白腳蹄就不見了，就如當初牠悄悄的來，如今便悄悄地走，或許那個男人接牠回家了；或者牠不打算守護這座墓，打算浪跡天涯；又或者，牠死在了某個不知名的公路上……。

看著兩個空空的不鏽鋼碗，內心暗罵這畜生忘恩負義，心裡罵得越狠，眼淚就掉得越兇，如果那時有人經過墓仔埔，被一個抱著狗罐頭嚎啕大哭的少女嚇破膽，我必須向他致上最真摯歉意……。

白腳蹄走了，我吸了吸鼻子，努力接受事實，暖暖的風吹著光禿禿的甜根子草，陽光從稀疏的枝葉間透過來，照在乾草地上，形成一幅繁星點點似的景象，點與點之間看似毫無關聯，卻又與彼此的光輝相呼應，仰頭看了眼正中午的艷陽，明亮的光線使雙眼疼痛難耐，卻又無比吸引人，我轉過身，離開，想要像白腳蹄那樣瀟灑。

成堆的空罐頭最後還是讓爸媽發現了，而爸媽告訴了阿嬤，不出意料外的被罵得狗血淋頭，被臭罵的聲響驚動了左鄰右舍，鄰居們警戒的站在我家門口，手裡拿著電話準備報警。我低著頭，直挺挺的、驕傲的坐著椅子的三分之一，左耳進右耳出，心裡想的全是白腳蹄有沒有吃飽，我的腳自在的交疊著，右上左下。

學校的分發結果在不久後公布了，我如願考上心目中的學校，在心中歡呼的同時，也不免對那些民間傳說嗤之以鼻，我可一點都沒有倒楣，如果真要說有什麼損失，或許就是荷包有那麼一點損傷。

拿著錄取通知書，我離開了鄉下，去市區讀書，有關白腳蹄的記憶也漸漸的不再鮮明，與其他的過往融為一體，併入時間的洪流，若要我仔細描繪牠的模樣，或許也無法辦到了，然而當我走在路上，與黑毛皮的大狗擦身而過時，總不免多看兩眼，看那腳掌是否有著兩對雪白，如同甜根子草那細軟白透的花穗。

甜根子草又開花了，一年，又一年。